

# 追魂童子

云中岳武侠精品系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# 追魂童子 上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## 内 容 提 要

“四海同盟”黄玉飞在未婚妻文雪莹的暗助下率众平息毒鬼谷后，又依万艳杯内的暗语赶往天都峰赴约。

谁曾想天都峰赴约之人竟是“仰盂谷”的獠牙姬，震惊之余不忘“义”字，仍将万艳杯物归原主。

此刻，“甘陕双残”已投帖飞凤谷，于是一行人又匆匆奔赴西番。

雪山之巅，怒刃“雪山圣母”四位师兄，“雪山圣母”乍然发现黄玉飞的武功招式与自己师出同门……雪山雷音阵又与沈玉洁偶得参宝，参研“天仁心法”。“雪山圣母”遵先师遗嘱，将“天魔”神剑慷慨赠予……

群魔散尽时突闻丐帮传言“龙首大会”即将召开，武林各派纷纷将“四海同盟”树为劲敌，惊怒之下，黄玉飞又急急挥师中原……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七阴叟丧天良挫骨扬灰 ..... | (1)   |
| 第 二 章 | 天都峰中秋夜月冷凄惶 ..... | (41)  |
| 第 三 章 | 二仙宫寻双残血溅虎岭 ..... | (80)  |
| 第 四 章 | 众帮凶逆天理枉送性命 ..... | (119) |
| 第 五 章 | 黑煞神纵烈火仙宫尽焚 ..... | (159) |
| 第 六 章 | 傻罗汉露真言莹姊羞嗔 ..... | (201) |
| 第 七 章 | 雪山途千重阻天寒心冷 ..... | (236) |
| 第 八 章 | 释前嫌赤狐精知恩图报 ..... | (293) |
| 第 九 章 | 黄衣教阻雪山金牌天威 ..... | (313) |
| 第 十 章 | 假五邪惊断魂雪崩迷途 ..... | (354) |
| 第十一章  | 玉阙峪俘赤阳智斗狂道 ..... | (394) |
| 第十二章  | 老圣母泣四兄魔掌佛心 ..... | (434) |
| 第十三章  | 雷音阵栖鸳鸯宝参生辉 ..... | (473) |
| 第十四章  | 饮琼浆参秘笈魔掌神威 ..... | (513) |
| 第十五章  | 定西域逐昆仑喜返中原 ..... | (552) |

## 第一章 七阴叟丧天良挫骨扬灰

“鬼刀母夜叉”这一声叫骂，谷口方向传来的那阵凄厉如枭鸣的哈哈大笑立时停止了。同时，传来一个愤怒怨毒的苍劲声音道：“薛金花，你自己就要在片刻之后化成一滩血水了，你还想要老夫我的命吗？哈哈……”

说罢，又是一声怨毒得意的哈哈大笑。

黄玉飞等人一听，这才知道身后谷口发话的老人，果然就是武林黑白两道畏之如虎的“七阴叟”古铜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一听，愈加怒不可仰，不由提高声音，大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每个算命的瞎子都说俺命大，告诉你，俺才徐娘半老年纪，还有六七十年好活哩，老娘还不想死！”

吴贞娘等入身处在毒蛇，青蜂，毒蜘蛛中，虽然心情有些紧张，但听了“鬼刀母夜叉”的叫骂，也都忍不住哑然笑了。

只听黑夜中的“七阴叟”再度一声厉笑道：“你不想死也不行，老夫一定要你们死，而且要你们死於万蛇穿身，要你们死后尸骨无存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一旁的“黑煞神”也扯开嗓门，大骂道：“七阴叟，你是他奶奶的缩头乌龟呀？有本事就他娘的滚出来，让老子看看你长了几个脑袋，几个臂，是人还是鬼？”

话声甫落，蓦闻“七阴叟”切齿恨声道：“一群无知小辈，老夫定要你们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，必将你们碎尸万段，化骨扬灰，方消老夫心头之恨！”

说罢，黑暗中立即传来阵近似冷笑的“嘿嘿”声音。

“一尘”道人一听，立即提醒大家，急声道：“大家小心，他在催蛇！”

果然，“嘿嘿”之声一起，左右和前后草丛中的“嘘嘘”之声大作，上千条的大毒蛇，个个高昂着扁头，不停的吐着红舌，俱都作着欲扑之势！

栖身树上的吸血蜘蛛虫，也开始了急速上下的动作，头上树木枝叶间，也响起了快速爬动的“沙沙”声音。

同时，一阵“嗡嗡”声音，方才飞向夜空的“牛王蜂”这时也在度俯冲下来。

但是，俯冲下来的无数黑蜂，一经接近十彩光华，又“嗡嗡”一声飞上了夜空。上上下下的吸血蜘蛛，虽然气势汹汹，同样的不敢与强烈的十彩光华接触。

围阻在左右前后的无数毒蛇，虽然目射凶芒，作势欲扑，发出震慑人心的“嘘嘘”叫声，却依然停留在原处未动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见无数毒蛇都不敢过来，知道他们都惧怕大家身上佩带的石龙宝珠，因而胆气大壮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七阴叟，养养你的老精神吧，白费气力，没有一条蛇敢前进，告诉你，老娘身上有宝气……”

话未说完黑到暗中突然响起了另一个男子的粗狂声音，大骂道：“你是他娘的妖里妖气。”

“悟空”和尚听得精神一楞，因为他听出发话的人声音有些熟悉，因而怒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……你是谁？”

连问两声，对方才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你那个龟儿子秃驴，你忘得记，老子是‘催命鬼’庞洪启，你待怎的？”

“鬼刀母夜叉”一听，立即怒声大骂道：“催命鬼，你他娘

的过来，你过来老娘今晚把你剁成一滩烂稀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催命鬼”已哈哈一笑道：“老相好的，你别急，不出片刻功夫，你们都要被毒蛇吐出的毒雾，毒蜂俯飞带过的毒气，以及头上的毒蜘蛛拉在他们身上的毒尿，而毒发身死，到了那时候，老子只有剁你的份了……”

黄玉飞一听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怒声道：“七阴叟，你枉自活了七八旬年纪，作的事都是神鬼不容的事迹，今晚少爷绝对饶不了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发现黑暗中传来的“嘿嘿”之声更急促更响亮了，而且头翘得更高，头上的“牛王蜂”也俯飞得更低了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和“独臂虎”以及“黑煞神”三人，不由气得同时压低声音说：“盟主，冲过去，咱们和他们拼了！”

话声甫落，谷口方向立即响起一阵数十人的哈哈讥笑，道：“倒了，倒了，别心急，越发脾气越死得快些！”

黄玉飞剑眉一剔，伏现杀机，望着横铲在前面的和悟空历声道：“悟空闪开！”

“悟空”一听，朗声应是，身形一旋，闪开了。

也就在“悟空”旋身闪开的同时，黄玉飞的寒玉摺扇已振腕挥出——

只见一团滚滚霜雾，挟着丝丝厉噓，直向昂头“噓”叫的毒蛇卷去。

霜雾过处，绿草枯黑，百多条毒蛇，俱都僵硬不叫了！

靠近霜雾的毒蛇，有的挣扎跳跃，显得痛苦至极，有的仓惶窜逃，显得惊慌万状，即使霜雾上方的“牛王蜂”和吸血蜘蛛也惊的纷纷逃避，有的僵死坠落草中。

黄玉飞一见“寒魄神功”奏效，怒哼一声，摺扇再向左前

方挥出！

就在黄玉飞第二扇挥出，群蛇僵死，蜂蛛坠落的同时，那阵“嘿嘿”催蛇声已经停止了，接着传来了另一个男子的愤怒大喝道：“弓箭准备！”

“悟空”等人一听，“弓箭准备”立即各就各位，凝神控着兵器，只要弓弦声响，立将射来的毒箭击飞。

哑巴方守义，担心盟主黄玉飞的寒玉摺扇不能封格毒箭，慌忙打开鹿皮膀囊，速即将战国“金斗”拿出来。

“金斗”一出皮囊，光芒四射，耀眼生花，所有剑光彩华都显得暗淡下来。

顿时，草丛中“沙沙”声响，树枝上“嗤嗤”连声，无数的“牛王蜂”嗡的一声，仓惶飞向了夜空，树上草中的毒蛇毒蜘蛛，除了已死僵毙在地上的，刹那间俱已逃窜得无影无踪。

手捧“金斗”的哑巴看得一呆，“悟空”等人个个称奇，黄玉飞和吴贞娘几人，知道是这“金斗”出现的奇迹。

就在这时，蓦然传来“七阴叟”的凄厉大喝道：“快燃火把！”

喝声甫落，立即响起数十声暴喏。

一阵“嘹嘹”声中，立即闪起一片火花。“卜卜”声中，松油火把一个一个的燃起来，刹那间火焰熊熊，红光四射，谷口的情形，清晰可见。

黄玉飞等人一见火把点燃，立即举步向前。

前进中凝目一看，只见再有七八丈距离就到了树林的边缘，而树林的外面即是一片直达谷口的平坦广场，光滑如境，寸草不生。

再看广场的中央，在数十高举火把的黑衣壮汉之前，赫然立着三十余名高矮不等胖瘦不一，手持各式各样兵器的高手。

中央当前一人，年约八旬年纪，骷髅形的干瘪脸，皮肤灰黑，环眼，勾鼻，尖嘴，颏下蓄着几根狗缨髭，身材瘦削，躬腰驼背，徒手未携兵器。

黄玉飞等人一看，知道面前身材伛偻，满面怨毒，目光炯炯如灯的就是“毒鬼谷”老谷主“七阴叟”古董。

和“七阴叟”并肩站立，竟是一个看来未满三十岁的青年尼姑。

只见青年尼姑，穿黑缎僧袍，白轻云履，头戴黑绒帽，项挂念珠，手持一柄金丝拂鹿，除此并无其他兵刃，青春尼姑面目虽然较好，但她的皮肤同样的晦暗灰黑，显然也涂了一层防毒药物。

黄玉飞见青年尼姑居然和“七阴叟”并肩站在一起，断定绝非等闲人物。

立在“七阴叟”和青年尼姑身后四尺处，是两个黑衫中年人和黑衣劲装女子，有的背刀，有的背剑，有的手持畸形兵器。

两个中年男子，都在四旬左右，一个手使双鞭，一个手使双钩。

使双鞭的一人，年龄较长，约四十四五岁，浓眉，细眼颏下留着短鬓，紧紧闭着双唇。一脸的愤怒之色。

使双钩的一人，大约四十岁，除了身体较为瘦长，相貌与使双鞭有些相似，很可能是“七阴叟”的两个儿子。

果然，就在这时，身后的“一尘”道人，已低声报告道：“启禀盟主，立在‘七阴叟’身侧的青年尼姑，法名叫‘莲心’，是个佛门败类，和‘七阴叟’在一起鬼混了四五年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风雷拐”已接口道：“莲心本来是个淫贼，在西北作案太多，遭到了各方侠士的追击，无法再在西北立足，所

以才扮成尼姑装束，遮蔽追杀人的耳目，不知怎么的和‘七阴叟’这老鬼勾搭上了！”

黄玉飞一听，立即关切地问：“立在‘七阴叟’身后的两个中年人，可是他的两个儿子？”

“风雷拐”颌首道：“不错，使双鞭的是老大，名叫古阴霸，使双钩的是老二，名叫古宇霸，在太湖堤岸死在吴姑娘‘银针’下的是老三古长霸！”

黄玉飞立即似有所悟的说道：“这么说，那八个黑缎劲衣女子，都是‘七阴叟’的儿媳了！”

“一尘”接口说：“是的，那三个头插白花的少妇，就是死在太湖堤岸古长霸的三房妻子。”

黄玉飞举目再看，果见紧靠右端站立的三个黑衣少妇的鬓发间，每人都插了一朵白绢制成的孝花。

八个黑衣少妇身后的二十几名黑衣汉子，个个挺胸凹肚，俱都目光有神，显然是“毒鬼谷”中武功较高的高手，这可根据那些高举火把的黑衣壮汉，每人手中都提着一柄双钩剑而断定。

因为由破庙经继崖，以及派去拉“阴风窟”铁门的人可以断定，使用双钩的高手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。

黄玉飞有了这一想法，因而将八个黑衣少妇身后的二十几名高手，另有了较高的估计，否则，方才发话的“催命鬼”，便不会向“鬼刀母夜叉”和“黑煞神”出言讥讽，显然是自恃武功高而没有将他们两人放在眼内！

黄玉飞心念间，业已进入场中，略微一挥手势，就在距“七阴叟”身前五丈处停下身来。

就在黄玉飞等人停步的同时，“七阴叟”已怒声道：“你们每个都戴了手套面罩，可都是些见不得人的鼠辈？”

黄玉飞一听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沉声说：“七阴叟，你少卖狂，在下念你老迈，也是一号武林知名人物，不为已甚，特给你一个自新活命的机会，否则，如再执迷不悟，呈强斗狠，仗着一些毒虫害人，告诉你，明天日出，你们‘毒鬼谷’在江湖上，将被永远除名！”

话声甫落，“七阴叟”哈哈一声厉笑，缓缓点着头，一字一句的切齿恨声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娃儿可能就是新近江湖掘起的黄玉飞了？”

黄玉飞哼了一声，接口道：“未学后进，谈不上掘起江湖，只有是甫离师门，为武林、为苍生尽绵薄，济危难而已！”

“七阴叟”再度哈哈一笑道：“黄玉飞，老夫与你何仇何怨，你要领着这些满手血腥，生性嗜杀任性的亡命之徒处心积虑，事事与老夫为敌？”

黄玉飞立即沉声说：“在下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古云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；佛家又说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本同盟兄弟姐妹，个个侠肝义胆俱都疾恶如仇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七阴叟”突然厉声道：“放屁，你们是什么侠肝义胆？连身怀有孕的妇女你们都不放过，还谈什么苍生，为武林？”

说罢，突然回头，以悲愤怒极的声调，尖厉的大喝道：“抬出来给他们看！”

大喝甫落，身后的男女众人，立即闪开了一条通道，只见四个身穿黑衣的中年妇人，抬着一声门板，黯然神伤的走出来。

黄玉飞一见门板上用黑布覆盖着隆隆鼓起之物，便知是黄昏在断崖下被憨姑沈宝琴用多孔阴阳轮击毙的黑衣女子——

“七阴叟”怀有身孕的儿媳妇。

只见“七阴叟”看了一眼门板上黑衣女子的尸体，立即望着黄玉飞，目射冷焰，极怨毒的恨声说：“黄玉飞，你成心与本谷为敌，一路杀至此地，一个活口不留，连一个孕妇也不放过，你将何以对天下武林豪杰，你将何以对你的父母？……”

黄玉飞不知“七阴叟”施的是瓦解他斗志的奸计，而后趁机下手将他杀死，将来就以黄玉飞凶残成性，杀死他怀有身孕的儿媳妇为理由向黄老堡主评理。

但是，他目前绝不谈黄玉飞的身世，更不提寒玉褶扇和“塞上姥姥”的事，故意先装糊涂下手，杀了黄玉飞之后再自称不知，其心可谓狠毒至极。

黄玉飞一听提到他的父母，心头不由一震，想到将来父母等人知道他的“四海同盟”杀了一个孕妇，必然十分震怒。

心念及此，不自觉的放缓声音，有些焦急的解释说：“当时已属黄昏，而距离又在十七八丈外……”

“一尘”和“风雷拐”两人一听黄玉飞的口气，暗吃一惊，不由脱口急声说：“盟主当心中计！”

“七阴叟”一听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怒声说：“什么当心中计？难道你们不知婴儿是无辜的吗？”

话声甫落，早已满腹怒火的“鬼刀母夜叉”，突然扯开破锣嗓子大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你这三份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老东西，你还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呀？”

说此一頓，特的加重语气问：“我问你，飞凤谷吴姑娘的庄上有多少婴儿和小孩子？你派人送去的骷髅黑帖万一打开了，得毒死多少孩子？你也可曾想到他们也都是无辜的？”

“七阴叟”一听，愈加怒不可抑，不由跺着脚，厉声道：

“她在太湖堤岸杀了老夫心爱的小儿子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泄恨，我要毒死飞凤谷所有的人……”

“鬼刀母夜叉”未待“七阴叟”话完，继续大骂道：“正因为你老鬼太狠毒太缺德了，所以才叫你绝孙绝后，死了也没有人为你上坟烧纸钱！”

这话正说中了“七阴叟”心中的忌讳，不由气得浑身颤抖，戟指指着“鬼刀母夜叉”，厉声问：“你？你是谁？”

“鬼刀母夜叉”毫不相让的反唇讥声道：“我是方才臭骂你的老娘薛金花！”

“七阴叟”一听，立即回头望着身后，怒声问：“谁给我收拾了她？‘催命鬼’……”

“催命鬼”三字方自出口，八个黑衣少妇身后的二十几名高手中，业已暴喏一声，飞身纵出一个身材瘦高，鱼眼浓眉，手提蒺藜棒的黑衣中年人来。

“七阴叟”一见，立即一指“鬼刀母夜叉”，厉声道，“催命鬼，你给老夫把她收拾了！”

“催命鬼”朗声应了一个是，飞身纵向场中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和“黑煞神”一见，几乎是同时大喝一声，飞身纵向场中。

“黑煞神”身落场中，立即望着“鬼刀母夜叉”，大声催促说：“老妹子，你回去，俺和这杂种是冤家……”

“鬼刀母夜叉”哪里肯让，立即一挥大手，催促道：“黑大个儿，你回去，那老鬼指定的是俺，俺就不信他能催俺的命！”

黄玉飞见“毒鬼谷”方面的人多势众，不适宜群打围殴，虽然自己这方面的人个个武功不俗，但打起混战来，难免没有意外发生。

这时见“黑煞神”争着要出场，深怕乱了步骤，立即沉声道：“芮坛主回来！”

“黑煞神”一见，立即没好气的望着“鬼刀母夜叉”，沉人说：“好，让给你！”

说罢转身，一个箭步纵了回去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立即用刀一指“催命鬼”，怒声道：“方才听你说话满神气的，想必手底下有两下子，今天老娘倒要掂掂你的份量有多重，你能在老娘的鬼头双刀下走过十招，你就算是时下使蒺藜棒的顶尖高手了。”

“催命鬼”嘿嘿一阵阴笑，道：“老相好的，把你的鬼眼罩给老子摘下来让老子瞧一瞧，长的有鼻子有眼，老子就收你作小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鬼刀母夜叉”已瞋目大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看刀！”

刀字出口，飞身前扑，右手刀倏然举起，猛向“催命鬼”当头砍去。

“催命鬼”冷哼一声，一脸的不屑神色，根本没将“鬼刀母夜叉”放在心上似的，一见单刀剃下，手中蒺藜棒有些漫不经心的向上一格，同时一声沉喝：“撒手！”

岂知“鬼刀母夜叉”下劈的右手并未真的劈下，招式尚未用老左手刀已“呼”的一声反臂扫出，快如奔电般，已扫向了“催命鬼”的小腹！

岂知，“催命鬼”竟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子算对你有这一手！”说话之间，横臂上格的蒺藜棒，疾如电光石火，倏然而下，轻砸“鬼刀母夜叉”的前胸和小腹！

“鬼刀母夜叉”似乎早已料到“催命鬼”必攻她的中宫，是

以，一声不吭，拧腰抬腿扭屁股，方才虚招而下的右手刀，突然变实，趁势一送，直点“催命鬼”的咽喉，这才恨声道：“你笑，老娘叫你哭！”

“催命鬼”一见，大吃一惊，一声惊呼，仰面蹬腿，飞身后纵，手中蒺藜棒趁势上撩，急忙去封点向咽喉的鬼头刀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原就叫他如此，大喝一声，疾演“八步赶蝉”的轻身功夫，身随敌走疾步向前，左手刀已由“催命鬼”的肋下沉切下去！

数声惊呼，挟着“七阴叟”的厉喝道：“不可伤人！”

厉喝声中，三点蓝星，已由二十几名高手手中，直向“鬼刀母夜叉”的上中下盘射到！

黄玉飞一见，顿时大怒，对付暗器施展“铁袖功”是最著奇效的功夫，但他怕罡气波及“鬼刀母夜叉”，紧急间，两手一招，立即把三点蓝星引偏了！

也就在数声大喝，黄玉飞将暗器引偏的同时，场中已响起一声刺耳惊心的凄厉惨叫！

全场人众定神一看，只见“鬼刀母夜叉”的单刀，已将“催命鬼”的前胸和小腹切开了！

“催命鬼”惨叫声罢，撒手丢棒，“冬”的一声仰面跌坐在地上，登时气绝！

“毒鬼谷”的二十几名高手看得神情一呆，没想到武功不俗的“催命鬼”竟没有“鬼刀母夜叉”手下走过三招就一命呜呼了！

“七阴叟”看得又惊又怒，又感到意外，因为他也没将“鬼刀母夜叉”看在眼里，这也是他准备单打独斗，最后由他收拾黄玉飞的原因。

就在大家一愣之际，“毒鬼谷”二十几名高手中。突然响起一声内力充沛的大喝：“冒险进招，以巧取胜，算不得什么本事？”

大喝声中，飞身纵出来一个一身黑缎劲衣，年约五旬年纪，手持判官双笔的中年人。

那人一到场中，立即用笔一指“鬼刀母夜叉”，傲然怒声道：“老夫‘双笔判’陆寿年来收拾你！”

“鬼刀母夜叉”哈哈一笑道：“你是他娘的老夫？你是一堆烂豆腐，放马过来，让老娘打发你小子回你的阴曹地府”……

话未说完，“双笔判”已大喝一声：“废话少说，纳命来！”

大喝声中，双笔迎空一挥，一点“鬼刀母夜叉”的“天机”，一点她的小腹。

“鬼刀母夜叉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说的像喝粥一样简单！”

说话之间，跨步旋身，即以双刀相迎，两人立即激烈的打起来。

黄玉飞早已断定，“双笔判”既然敢自动出场，他的武功必然有过人之处，但是，“鬼刀母夜叉”新学的刀法尚未出手，战胜“双笔判”绝无问题，是以没有将“鬼刀母夜叉”的打斗特别注意。

心念间，蓦闻“风雷拐”悄声道：“盟主注意！”

黄玉飞闻声一惊，立即把目光由打斗激烈的场中移向“七阴叟”。

只见青年淫尼“莲心”，正在向“七阴叟”悄声嘀咕，而“七阴叟”两眼虽然仍盯着场中打斗激烈的“双笔判”和“鬼刀母夜叉”，但却不时会意的点点头。

黄玉飞看了这情形，顿时恍然大悟，“莲心”淫尼必是一个尽于心计的人，这个女淫贼必须尽快除去！

心念间，已见“七阴叟”回头望着他的长子古阴霸，低声交代了几句，古阴霸又回头向一个黑衣劲装中年高手叮嘱了一番，那个黑衣中年高手应了声是，飞身纵进黑暗的谷口内。

由于场中打斗激烈，吆喝连声，黄玉飞听不清“七阴叟”等人悄声说些什么。

这时见黑衣中年高手飞身纵进谷口内，心知有异，回头正待向“悟宽”“一尘”等人商议什么，蓦见“沈玉洁”正向“风雷拐”会意的点点头，转身纵向场中。

黄玉飞看得心中一惊，不由望着“风雷拐”，关切的急声问：“玉姊姊她……”

“风雷拐”立即低声道：“沈姑娘看出必须尽快除去女淫贼，她已经藉口向‘莲心’挑战去了！”

黄玉飞一听，觉得沈玉洁实在是一个智力过人的奇女子，她不但头脑冷静，而且善察情势。

但是，他仍忍不住望着“风雷拐”担心地问：“她未必清楚，‘莲心’往年的劣迹？”

“风雷拐”宽慰的说：“卑职已告诉了沈姑娘一个大概情形，其实，对付这等秽名四播的女淫贼，何患无词！”

话声甫落，场中已响起沈玉洁的清脆怒叱道：“站在老谷主身旁的女尼，可是作乱西北，罪恶弥天的女淫贼‘一点红’？”

“七阴叟”被问得一楞，“毒鬼谷”的高手中，不少人发出“啊”声！

“莲心”女尼的灰暗面庞微微一红，立即瞋目叱声道：“贫尼乃五台山‘紫竹庵’如如师太的女弟子，从未历身西北……”

沈玉洁未待“莲心”话完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一点红，你用下